

东门的兰花配盆经

谈瀛洲

(一)

以前,我片面地以为种兰要用瘦高盆。市面上,也普遍把瘦高盆称为兰盆。认识兰友东门(陈弘毅)以后,这些想法都改变了。东门兄对美、对香都特别敏感,对有关兰花的一切感觉都特别敏锐。他的老盆和兰花品种收藏都很宏富,而且对盆、草搭配特别有心得,发古人所未发。他爱用老盆,用的盆有扁盆,有高度和宽度差不多的盆,也有瘦高盆,还提出要根据兰株的大小和兰花的叶姿来配盆。

关于盆与兰的搭配,东门提出了一个“小于二分之一”的原则。也就是说,如果从侧面给盆兰连花带盆拍一张照,盆在照片上所占的面积,不能超过盆与兰株所占的全部面积的二分之一。

这是为什么呢?其实也很容易理解。盆所占的面积超过了二分之一,它所吸引的注意也就超过了兰株所吸引的注意,喧宾夺主了。因为观赏者关注的应该首要的是兰,而不是盆。不管是多精美、多昂贵的盆,它都只是一个配角,而不是主角。这是很符合艺术规律的一个原则。

这“小于二分之一”的原则,也符合兰花在生理上对兰盆大小的要求,那就是小苗不要配大盆。因为大盆容纳植料多,兰株小的话蒸腾也小,植料就会长期潮湿,不利根系呼吸。

反过来,大苗也不要配太小的盆,因为小盆容纳的植料少,给兰株提供的营养不足。

从我的种植经验来讲,兰盆可以偏小一点,这样兰根受挤压后,容易开花。如果兰盆中余地太大,兰株倾向于营养生长,多生根,多发叶,不开花。

(二)

其次,是东门提出要根据兰花的叶姿,来搭配不同的盆型。总的原则是,兰花的叶姿要和兰盆相协调。

兰盆根据其高与宽的比例,我觉得可以分三大类:一类是高超过宽的,可以称之为高盆;一类是高与宽差不多的;最后一类是高小于宽的,可以称之为扁盆。

不同品种的兰花,其叶姿各有不同。有的兰花是垂软叶,比如蕙兰中的大一品,叶子会一直垂到盆面以下。这种叶姿的兰花,用扁盆便不适合,因为叶子可能会垂到地面上弄脏,而适合用高盆,这样叶子弯垂下来很好看。

也有的兰花是弓垂叶,叶子虽然弯曲但是有

一定力度,不会垂到盆面以下,比如春兰中的宋梅。这种叶姿的兰花,用高度和宽度差不多的花盆,和它的株型比较协调。

还有的兰花是直立叶或斜立叶,叶子不弯曲或虽弯曲但是弧度很小,比如蕙兰中的金蚕素。这种叶姿的兰花可以配扁盆,这样可以增加视觉上横向的宽度。需要注意的是,蕙兰株型要比春兰大很多,根系也更发达,所以蕙兰用的扁盆也要比春兰用的深一些。

从盆口的形状来说,我觉得最适合种兰的是圆形的敞口盆。这样的盆一方面盆面面积大,便于兰花的根系呼吸,另一方面换盆也容易,方便把兰株倾倒出来。当然,为了审美的多样化,用方盆、多角形盆种兰也是可以的。

(三)

现在种兰用的老盆,已经不是明朝的文震亨在《长物志》中所说的那种宋朝的古董了,一般指的是晚清、民国,乃至1949年到“文革”早期所制的盆。

按东门兄的说法,老盆的好不在于它的老,而是以前的工匠用料好,做工细致,而且审美好,因而器形好,耐看。画工、书法、刻工也好。

为什么“文革”盆也算在里面呢?不是因为“文革”本身和盆的质量有啥关系,而是因为“文革”早期,一些硕果仅存的老一辈紫砂匠人还在制盆。到了“文革”后期,盆器的生产方式改了,变为集体制作,形制也就千篇一律,没有匠心了,但用料还是实诚的。到了80年代后,这时大家追求的是便宜至上,制盆工艺就完全不讲究了。

“夏天夏天悄悄过去,留下小秘密。”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让甜歌《粉红色的回忆》在这个盛夏重新火热起来。如果以这首歌为谜面打一水果,那肯定得是桃子啊!盛夏粉红色的桃子,“多甜蜜多甜蜜,怎能忘记”,唱的时候都能感觉芬芳扑鼻、口齿生津。

桃子是所有水果中最性感、表皮的绒毛似有若无,肉质柔嫩细洁,汁水甘甜如琼浆玉露,叫人想起女性与爱情的美好一面。静物画中,桃子总是优雅又风情的存在。有人说莫奈之所以能得享天年,晚年平静,乃是因为能吃到自家种的桃子,不同于那些或病魔或潦倒的画家。

中国是桃子地地道道的原产地,梵文中“桃”字指的是“中国的水果”。老舍笔下的桃子种类繁多:“圆的,扁的,血红的,全绿的,浅绿而带一条红脊椎的,硬的,软的,大而多水的,和小而脆的……”在北京还真吃过许多新鲜有趣、脆生生的桃子。不过在上海,水蜜桃的出场最隆重,简直站在鄙视链的顶端。苏青在《消暑录》说家乡宁波本地产又甜又鲜的水蜜桃,可父亲偏从上海花大价钱往家里送精致细竹篾装的,一只只小心地用淡红薄纸包着,挖开来



“文革”中许多传世瓷器、紫砂器遭破坏,其中包括许多老盆,所以老盆存世量很少。有许多中国制的老盆在日本流通,现在有许多回流的,只是价格昂贵,寒士买不起很多。真的喜欢的话,有一两个就好,不必求多。

80年代以后,社会逐渐富裕,对盆器的要求也在提高。现在的工匠,制作水平也在不断进步。有些素盆做得相当不错,但在上面一写字,一画画,就不行了。当代人的书法水平总体来说比以前是退步了,因为不像以前,从小就下很大功夫练字,所以水平的衰退是必然的。那些满盆都是刻画的所谓名家精品盆,我并不喜欢。因为细看的话,其实只是繁复、画工不好,书法也不好。

日本人小原荣次郎在1937年所作的《兰花谱》一书中,记述一位兰界前辈足达先生的观点时写道,“前辈足达先生……选盆重点在于尽量选用小形的无花、淡白、高尚的能充分使兰的风姿幽雅发挥出来……在兰盆上雕刻花鸟一类的东西,容易使人生有杂感,并妨碍鉴赏兰的清新优雅的风姿,如果把

刻有和兰相陪衬的诗文的盆,不妨使用但尽量使用。”(引自《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》所出的中译本,文句略有不通之处,但意思可以理解,姑保存原貌。)这段话的主旨是说,兰盆上的字、画会分散赏兰者对兰的注意,虽然可用但尽量别用。

所以我在现在买当代的花盆的话,宁愿买素盆。但用太珍贵的盆种兰还会有另一个问题,那就是有的兰株经年不分盆,根系充塞盆中,即使使用的是颗粒植料,也会不容易倒出来。(瘦高盆尤其容易发生这种状况,所以古人提倡种兰用敞口盆。)如果用的是便宜的陶盆,那么大不了牺牲一个盆,把它打碎了就是。但如果是昂贵的古董盆,那打碎了就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,同时也太不合算。除非是把兰株硬掘出来,这样的话就会损伤兰根。如果是珍贵的品种,损失也很大。不是损兰,就是损盆,这真是一个两难选择啊!

因此,用老盆养兰,也要注意这个问题。爱用老盆养兰的兰友东门兄说,兰种在老盆里一年,就一定要翻盆。

雨季两首

云朵朵

回收

被回收的月亮

一到雨天——

就躲进它的木匣里

你永远也不会理解

它告诉你的秘密

每天总有看不见的手

打开鸽笼般的盒子——

它有一千两银子的闪光

而借给你的那一部分——

无限,你品尝之后

——都得退还回去

雨

河流站了起来

闪亮的忧伤——

划过它裸露的骨头

每年雨季——

它都会挟持着沉下的

淤积的浮尘奔跑

看不见的东西

仍然被它带动发出声响

粉红色的回忆,多甜蜜

指间沙

有几个都已经烂了,真是非常形象啊。

上海的水蜜桃连着“无锡、南汇、奉化”这些听起来都甘软多汁的地名,一个个垫着细腻的纸,吹弹可破,高傲地坐在中心位置,矜持地举着笔迹歪斜的纸:“勿捏!”这时候,

家里有成箱水蜜桃的人家,就可以打开箱子尽情捏桃子了。不捏怎么知道软不软,熟没熟?怎样做法的桃子最好吃?南宋林洪的食谱里载有“蟠桃饭”:“山桃洗净,用米泔水蒸熟,去核,捣汁,米饭快煮熟时,浇一点儿上去。”这里利用的是桃汁,桃子被事先蒸熟后再捣汁的,挺有意思。

《吃主儿》里写了好几个糖水煮水果,但最好吃的还得属自家做的糖水煮水蜜桃。挑大叶白品种,洗净后去皮去核,冰糖煮到桃肉软,再放入冰箱镇凉。“夏夜乘凉时,来上一碗,舒坦。”

日剧《有家可归的恋人们》里,两个女人间明争暗斗。老家送来了新鲜桃子,于是桃子也成了一较高下的道具。木村多江做了美美的桃



(国画) 陆大同

有一点读书的嗜好,退休以后并不感觉十分的无聊。但有很多时间读书了,却仍会怀念当年挤时间读书的时光。

中年是工作、生活压力都大的时候,除非靠祖上福荫,拥有了优裕的环境,但多数人仍要靠自己打拼。年轻时喜欢上了读书,没有时间读书,似乎生命中缺少了很重要的一样东西,内心是渴望的。有时可以挤出一点时间,真有不为人知的欢喜。休息日能读书的机会并不多,有时恰逢天气不好,或者孩子学校有事,这时妻子忙着给孩子做好吃的,便可以挤出时间看书了。

挤出零星的时间读书,是谈不上系统的,往往是将自己最喜爱的,好不容易淘得的书捧出来,沏上家里新买的茶,打开书,在茶香与书香的氛围里逐行读过去,虽然时间不多,但却并不一目十行赶着读,而是缓缓地、细细地品味。对于好书,又往往怀有一种不舍得一下读完的心理。精彩的章节读过,总会掩卷静坐,慢慢回想。

挤出的时间是宝贵的,在挤出来的一点时间里读书,是幸福的。阅读的喜悦难以言传,只有爱好者可以心心相印,有点类似球迷看比赛,那一种激情,圈外人是不会了然的。

挤一点时间读书

陈大新

要挤一点时间读书的办法之一是借书。前辈的读书人说过:“书非借不能读。”借来的书是有期限的,读起来有紧迫感。倒逼你忙里偷空地读一点。我是在网上向图书馆借书,每次可以借2本,时限2个月。大部头的书个人购买的情况不多,虽然现今的居住空间还算宽裕,但就算有50平米的书房也放不了多少书,而借书则无此忧。白

寿彝先生主编的《中国通史》22册,不用2年的时间也就借读完了,而如购置一套放着,则未必马上去读,即便开始读,拖个三年五载亦未可知。自然,倘是想要收藏的书,或者时常置于案头之类的书还是要买的,况且书也不能算很贵,有钱买猪肉,是不会买不起书的。

真正以读书为兴趣的人,与藏书家还是不甚相同的,只要是正规出版物而非盗版即可,他们的关注点在阅读之中。鲁迅先生说自己的藏书少有珍稀的版本,多是些普通的读本。

读书的享受与读屏完全不同,读屏缺少的一种优雅,埋头于手机,样子也很奇怪。在纸页的翻动中,在掩卷的冥想里,读书正在改变着一个人的气质。挤一点时间读书,并不能增加一个人的财富,却可以带给人一份宁静和欢愉。

美剧某集,大龄剩女C小姐闹财荒,貌不如她的同龄女友却攀上多金男,很是嘚瑟。C心里颇不自在。

某日她在餐厅门口等位,很久还没轮上。如厕途中,被正在餐厅饕餮的女友拖住,带到一众狐朋跟前。他们恭维C是纽约最优秀的美女作家,并邀她同去威尼斯度假。

C心动了,要晓得她前一天刚受了情伤。在与心仪的法国建筑师浪漫24小时后,他在信封里留下一千美元,远赴巴西,从此消失。此刻她心念一动:何不把这笔钱作为威尼斯之旅的启动基金,以她的风华征服一个意大利富翁……转眼,当某只咸猪手从她的腰际挪到臀部时,她拒绝了他们的邀请。

那无疑是C小姐的至暗时刻。灰头土脸踏入洗手间,突然,一张浓妆艳抹的脸从一扇小门里探出头来,怯怯地问她:你能帮我一个忙吗?

当然,什么?你有卫生棉吗?她乐了,从手袋里找出一个给那美人。美人感激不已。那可是纽约上东区的名媛。原来女神也有求助于她的时候,那一刻,拨云见日!走出洗手间时,C小姐元气注满,神采飞扬。

女人的情绪世界算不得幽深,却错综纠结,在诡异的犄角旮旯不停做着震荡、拮抗与和解。脚踩恨天高,或许能为自己更清楚地看见世界助力,却也使脚不适,症结不是鞋的绝对海拔,而是不断变化的欲望和心绪。女人的敏感也在于隔着五条马路,都能一眼看到同性身上的闪耀与沧桑。谁都有过属于各自层面的鲜花着锦,烈火烹油的年华,渐渐沉淀后仍需三两闺蜜和蓝颜知己说体己话,做有情事,让空心洞见妙处深情不会错付。不再有什么比照群体,不会理会八面来风,更不会改变自己信念内核的东西。人生似甜实苦,没有谁的人生在掰开细品后是值得羡慕的。于是就不为难自己去抓取够不着的东西和不世出的人了,更不会满脑子标准答案。

庸芮是半月一生的男闺蜜,这样的情感放在兜里会比揣在怀里自在得多。陈慧娴出道30周年演唱会上与张学友合唱的《轻抚你的脸》视频我看了不下50遍,双剑合璧的声音和情态让我感慨:不在一起真是在一起的另一种形式。男女有情而自在是难得的好状态,我相信多数都曾有过将自我边界伸向关系更深远之处,却折返回舒适区的试探与辗转。最终极少数进入另一种维度的紧密和自由,没有落入任何俗套,有种难言无尽之美。

有时我会想起十几年前在香港,我的忘年交好友周先生当年已经70多岁了,他的助手兼红颜知己方小姐50出头,两人分别住在半山和太古的豪宅,却经常会在柴湾散步,那是他们三十多年前一起打拼事业的街区。方小姐买水果时,周先生就凑上去看她挑选。她剥一片沙田柚塞给他,说“好甜啊……”他边吃边颌首。那种默契亲切早已剔尽抒情。

自在

何菲



而借给你的那一部分——无限,你品尝之后——都得退还回去

雨
河流站了起来
闪亮的忧伤——
划过它裸露的骨头
每年雨季——
它都会挟持着沉下的
淤积的浮尘奔跑
看不见的东西
仍然被它带动发出声响

子慕斯,以为自己先得一分,可是中谷美纪干脆地表示:“当季的桃子冷藏之后整个拿来啃才叫绝味,那样绝对是美味的是吃法!”以不同方式吃桃子,彰显的是人的不同个性。

虽然汁水充裕,但桃子和那些纯靠水分来撑门面的水果迥异。即使被蜜渍后,桃肉仍旧是饱满厚实的,滋味更醇厚深沉,最叫人感动的是,一口咬下去,属于桃子特有的香气依然那么浓烈。所以,这世上罕见罐头西瓜,但有各种各样的罐头桃子,白桃、黄桃皆宜。夏天过去了,我们仍能吃到蜜桃挞、蜜桃蛋糕、蜜桃酸奶,甚至在沙拉里都能叉起一大块讨人喜欢的桃肉来。

女作家费雪曾想象过《饕餮颂辞》里的史诗级法国女吃货:“她是一位体形略微丰腴的美女,有着黝黑的双瞳和线条纤美的手腕,她会在夏日午后淋漓欢爱一场以后,狼吞虎咽又不失优雅地吃着一颗熟透的蜜桃。如此简单,如此令人心旷神怡。”这正是一枚活出自我的“人间蜜桃”啊!桃子要熟透了才甜,女人也是。

十日谈

瓜果季

责编:杨晓晖

明起刊登
一组《城市记忆·孙中山在上海》, 责编徐婉青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